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明史紀事本末

(十)

谷應泰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史紀事本末

(十)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六

東林黨議

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勛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謫。而吏部曲爲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尙書孫鑰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外事有功。尙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旣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於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考功郎中趙南星。鑄三秋調外。淳熙等並罷。劉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鑰乞休。不許。鑰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朋黨。天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留。先白閣臣。鑰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鑰旣被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等。嚴國。天。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謫外。甲午。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歷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尙書惟張瀚。嚴

清選郎惟孫鑰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訥訥濫觴於楊巍而掃地於劉希孟謝廷案今復借拾遺蔡
惑聖怒卽去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爲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上怒降
泰來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聽南星淳熙干廷黃各削籍四月辛丑吏部尙書孫鑰龍
九月吏部右侍郎趙用賢能先是用賢爲檢討生女一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
奪情削籍之佳爲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爲禮因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
負氣節素不爲王錫爵所善鎮訟之罷用賢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
龍申救得罪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爲諂諛應宿遂訐攀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
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鑰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
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近李楨曾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
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
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皇上有空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遣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小
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楊應宿激而慢罵高攀龍疎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
揭陽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實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
實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
詹事馮琦不允初閣臣王家屏以諫冊儲罷歸至是上諭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

上覽不懌。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部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爲冢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陳于陞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陝。遂中立先後疏救。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陝。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蚤建元良爲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旣入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憲成旣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鬻爵。下廷議。尚書孫丕揚代時馨辨。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黷。初知新喻。調嘉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爲敝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李三才。授趙文炳冀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午。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蔣時馨旣斥。孫丕揚爲釁。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此呂訪單貪婪賊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簿之日。承服硃砂牀具等。纍纍。丕揚遂與思孝交惡。

矣。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不揚乞休，不允。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尚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義難再留，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朱廣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朱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曷少需之。先爰立老成，廣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請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章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絳奴產子壽兒，及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並入宮，長爲華奎。次華璧，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寢。華奎既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越素強禦，忤王。越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爲身臨，磨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爲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絳舍人王玉子爲華璧，皆出於妻恭人王氏口。王氏如言女，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正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事雖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發，而又

發於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衛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永清。給事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皋各劾郭正域。夢皋并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爲真。而正域能去。尋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燬等請復勘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十一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域爲之。錢夢皋遂直指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內監賈忠貞語。丕揚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歸獄。皦生光得解。詳爭國本三十三年春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疏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疏上。留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中旨留被察給事中錢夢皋、御史錢一鯨等。復論京察科道不稱職者甚衆。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歷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衆矢公。而聖諭嚴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尚書王基以拾遺自辨。上特留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皋復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純黨庇工科結事中鍾兆斗例轉。亦誣奏純。純乞休。大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

一等皆論夢皋違禁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徧置私人蒙上箝下錢夢皋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皋皆疏辨夢皋謂元珍爲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論王基錢夢皋鍾兆斗必不可留沈一貫結近侍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誤國於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錢夢皋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王基免時有布衣在一貫坐夢皋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矍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仕一貫連歲乞休疏八十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於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譏鯉爲咀咒上命取觀之曰此非詛咒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放歸付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都日猶有譏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爲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鑄三級調外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諭朱廣召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爲輦金與援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秋七月總督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於皇

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爲甚。參政姜士昌賈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廣。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廣廷機上疏辨。降士昌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定州判。加謫士昌興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廣。李廷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廣。廷機爲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囂。臣謂君父至尊。必自立於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除關稅。召還內差。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歡呼踴躍。以頌聖德。留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先。庶官以科道爲急。科道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留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鈎得之。泄言於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於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廣密擅權亂政。不報。起孫丕揚。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爲輔臣爪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給事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廣。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廣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廣卒於官。廣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廣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乞放凡五

年至萬歷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爲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卽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爲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銜之。因嗾繼芳撫元翰。夏四月。吏科糾擯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訐。至不可問。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報。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今圖總憲。四岳薦鯨。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爲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爲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墻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箠斃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憲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絀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爲古醕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案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三月。吏部尚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

都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闕。劾寶坻知縣王淑汴。吏部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御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杳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下大勢趨附秦人。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察論聚奎。丕揚奏參聚奎。并以湯賓尹等七人訪軍送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尋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命秦聚奎閑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翰林院修撰韓敬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拔爲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賓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尙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中元詩教言。今日之爭。始於門戶。門戶始於東林。東林倡於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遺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甯。願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劉廷元參李三才占廠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劉光復。給事中官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嗣往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於理。三才尋

削籍。

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案職爲民。賓子稱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旣去。方從哲獨相。庸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淩佐之。之案初爭挺擊。爲韓淩所糾。部處坐以貪汚。子稱大受有清操。持論與之案。台亦被逐。時上於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於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元詩教。韓淩周永春。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賓尹負才名而淫汚。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韓淩以問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案論甚正。何爲重處之。淩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主事鄒之麟奪職閑住。之麟負才名。附給事中元詩教。韓淩求轉吏部不得。遂訐奏詩教。淩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開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禮科都給事中元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具如延登指各歸責於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報。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七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爲冢宰。詩教又從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爲選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旣被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鍾惺皆有才名。俱改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衆共擯。趙興邦爲兵垣。仍入禮閣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遽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元

趙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邊防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卽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爲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尙書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於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內閣。特召舊輔葉向高、初光宗踐祚。踰月崩。未及用。向高等。熹宗旣卽位。乃遣行人徵之。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參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竊、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宮二案臺省交章論之。至是歸。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案詳三

史馬逢皋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卽功。功在安社稷。罪在攻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進矣。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於議論之公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難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皋、康丕揚爲之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難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爲之首。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難以小人。則學差可擯。考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爲阱。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爲之首。有如今日三咨並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爲先事之慮者。以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於月旦。窮

兇之醜類。尙留春夢於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官言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既明。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几筵。欲掃疑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眞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毋輕出言以佐鬪。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毋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爲大本。毋徒爲將順之節。三月起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采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成。命敍錄魏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震陽。倪思輝。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詳魏忠賢亂政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三月。禮科惠世揚疏參輔臣沈淮借募兵之名。爲護身之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有違祖制。不聽。御史侯震陽亦以劾淮調外。六月。刑部尙書王紀奏劾輔臣沈淮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黨。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又曰。臣指其蔡京。而淮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京之爲京。隱括於此矣。上以煩言責之。淮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爲民。八月。以楊漣爲太常寺少卿。兵科給事朱童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醢金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科給事郭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於是元標從吾五疏乞休。元標即移家出城。遂予告馳驛去。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留中。庶吉士鄭鄮疏促之。俱降調。詳魏忠賢亂政太僕少卿滿朝薦上言國事顛倒。成於陛下者十之一二。成於

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疏入除籍爲民。十一月以趙南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進忠之語中旨切責。冬十月以楊捷爲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勛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勛事寡也。然今日之稽勛皆儲爲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格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邑同司之例爲言上從之於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鄒維連爲稽勛主外察維連與原任主事吳羽文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連亦不敢履任刑科傅繼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連亦上疏力辭繼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交通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於獄嚴訊之光斗上疏自理大略謂繼之意不利於稽勛有鄒維連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其冒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兄弟布置窟穴大中亦上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相繼爲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八疏乞歸皇上謂時艱主憂臣即去何安顧臣罪戾多矣卽如科臣傅繼所論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尙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忠竊謂言官之訐奏釁不可開駕帖之擎人漸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於以釋宮府之嫌消縉紳之禍上慰諭留之已而大中旣蒞任復傳旨詰責大中繼情事未明何得赴任繼乃上言明

旨不宜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七月。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動卽掣肘。楊漣二十四罪疏上。忠賢恨刺骨。御史林汝嘉忤璫。羣璫圍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時不可爲。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巡按淮陽。有狼藉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餽遺。攀龍因回道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無禮。指稱惟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深銜之上。疏自辨。御史李應昇復疏糾之。謂廣微不可見。乃父於地下。廣微見疏。恚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爲諫官得罪。閣臣去。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沈靜有爲。欲以處之。言於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於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焉。陳九疇有私恨。遂論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奏辨。有旨曾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實上。中旨以比周切責之。降大中等。於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力救。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庭。都御史楊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鄒維連。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尤望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頻煩。責以朋比。彼此之互異。旣章。水火之情形立見。虞廷黜陟。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鑒。疏入。降調。十二月。起徐兆魁爲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燁。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寺丞。霍維華。郭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